



情暖人间

■ 潘冬梅 (广东)

十八年前的那场地震，彻底击碎了黄小花原本圆满幸福的家。一家五口，最终只有三岁的她和母亲侥幸存活。震后，母女俩在政府的安置下迁到了广东惠州。只是，那场灾难也给小花留下了终身印记——她的腿受了伤，平日里走路总是一瘸一拐的。由于行动不便。因此，成年后的她一直没能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。

黄妈这一辈子操劳过度，积劳成疾，整天离不开药罐子。黄小花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却又奈何不了命运的安排。她常在夜里翻来覆去地想：“要是能找份钟点工干就好了，白天能赚点钱，晚上还能回家照看妈妈，哪怕钱不多，好歹也能贴补家用，那该多好！”可现实偏偏不如人愿，她跑断了腿，问遍了街坊，跑遍了全城，雇主们都嫌她行动不便，一次次把她拒之门外。

那天，黄小花背着一个姐姐在世前送的早已褪色的旧布包，站在街角，眼泪像泉水般涌了出来。单薄的身子在微风中摇晃着。她赶紧用

袖子揩泪，为了母亲，再难也得继续拼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朝着下一条胡同走去。

黄小花咬紧牙，艰难地一步步挪动着沉重的步伐。雨，正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朦胧的街道显得更加凄凉。她顾不上湿透的衣服，抖抖头发的雨水又继续朝前走。她挨家挨户地敲门，一遍又一遍，却没有一个人肯聘用她。那惆怅的心真不是滋味。她整整走了一个下午，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，不得不移步到公园的凉亭里坐了下来歇歇脚。对面坐着一位六旬多的老太太，非凡的气质，慈祥的面容。一看就是富贵家主。她朝黄小花望去，然后又细细打量了一下，似乎看懂了什么。她微微一笑，温柔又关切地问道：“姑娘，我怎么才能帮助你？”顿时，这亲切的语言仿佛一股暖流轻轻地淌进黄小花的心间，温暖地蔓延开来。

“阿姨，我妈病得厉害，急着用钱买药，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您真能帮助我吗？”

老太太从容淡定，笑容像花朵般灿烂，她正视着黄小花的眼睛，肯定地说道：“还真是巧了，我正想找个保姆陪我聊天，月薪五千。住不住家个人自由定夺，要是你觉得合适，现在就跟我回家看看。”

姑娘的眼睛倏地亮起了光，忙不迭点头，激动的声音略带抑制不住地颤抖：“我愿意！我愿意！谢谢您，阿姨，太感谢了！”

这陌生又亲切的交流，霎时间暖遍整座鹅城……

黄小花跟着老太太穿过雨幕，越过一条又一条繁华喧闹的老街，眼前一幢精致新颖的楼房，这就是老太太的家。推开门一看，更让人叫绝，四合院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绿植。最别致的是客厅，青瓷缸里养着几尾金鱼，阳光斜斜地照着鱼缸，点缀成一顷粼粼波色的湖面。室内整洁又宽敞。书柜上摆满了不同作家的诗集、书签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墨香，黄小花很快便陶醉其中。这是她有生以来都未开过的眼界。

雪印连心

■ 刘晓峰 (吉林)

夜，似一块如墨的绸缎，沉沉地压向这座静谧的小村落。凛冽的寒风裹挟着鹅毛大雪，肆意狂舞。

清晨，第一缕曙光拼尽全力，才穿透层层雪幕，轻柔地洒落在孙大叔家的院子里。孙大叔戴上棉帽和手套，抡起扫帚，清扫着院中的积雪。扫着扫着，发现雪地上有人踩过的脚印，仓房的门还半掩着。他急忙走向仓房，推开门一看，心猛地一沉，仓

房里那口袋冻豆包竟少了小半，还有几个散落在地上。

孙大叔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，顺着雪地上那串脚印寻去，脚印一路延伸到了村东第二家。站在门口，孙大叔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。是他，——大壮。

孙大叔没有声张，默默转回家中，和老伴说了这事儿。唉，大壮妈有病，不能做家务，大壮也不会淘米蒸豆包，就送给他们娘俩吃吧。是啊，

咱们还包了那些猪肉酸菜馅的冻饺子，也给送去一半吧。说着，孙大叔又去仓房装了一大方便袋冻饺子，往大壮家走去。

大壮见孙大叔来了，顿时脸涨得通红，低着头两手搓个不停。大壮，这冻饺子留下，过年了你们娘俩煮着吃吧！大壮妈盖着一床旧棉被躺在炕上，费力爬起来，眼中的泪水直打转儿。大壮扑通一声跪下，脑袋重重地磕在地

上，像鸡啄米一样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！”那声音，在屋内久久回荡。

第二天，孙大叔又抱着一个崭新的包裹来到大壮家。那是一条羽绒被，是孙大叔的儿子特意为他买的，他自己还没舍得用。孙大叔轻声说道：“孩子，这被子给你娘盖上，天冷，别让她冻着。”大壮颤抖着双手接过被子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……

老太太带着黄小花走进客房，告诉她：“这就是你的房间，无论白天或夜晚，随时可以进来休息。”老太太的嘴巴好像抹过糖似的，每一句都让人尝到了甜蜜。

“我姓陈，姑娘，你贵姓？”

老太太一边和黄小花攀谈，一边倒茶，一言一行都那么雅致大方。又接着继续介绍自己。“我三十年前就已离异，如今儿女都成家，大女儿远嫁在茂名，一年见不了几次面。小儿子在深圳开了一家小公司，一周才回来一次，他们还孝顺。你陪伴我聊天就行，家务活我还能做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既然您已雇了我，我就得倾我所能，尽我所责。以后家务活就由我来做吧。”

她们陌生又熟悉，真情又惬意。像一家人一样攀聊得特别亲切。黄小花一点也不觉得陌生，即刻到厨房拿出一个温热的杯子，倒满了茶，双手递给老太太。老太太接过这杯甘甜的茶，开心又暖心，顷刻间，幸福溢满房间。

蘸着风雪

■ 蔡恒学 (辽宁)

蘸着风雪写雪花空灵
写着写着，枫叶就冻出了血
写着写着，芦花就白了头
大地、山谷就换上了新装
把自己也写在洁白的树叶上
眼底挂上了风霜
转身那条路望不到尽头
隐隐地，有细微的声响
是丫枝被压痛的娇喘声
你说，落雪的时候来看我
这一地的漫不经心，哪有你的足印

只寻到，散落在微光里的诗句
两鬓逐渐变白的银丝
我与你
隔着一个被幻化的童话世界
无法逾越的空白
剔透的诺言
在一场风雪的修辞里，升腾

无声的宇宙

■ 罗秋红 (湖北)

夏天，最好让檀木梳子
推动头上的暗流前进。
最好让暗流里的白发，露出
草籽的瞳孔。然后把手机
当成废铁，悄悄放进抽屉里
然后漫无目的，向郊外走去。
遇见熟人，迅速低头找地上的
鹅卵石。遇见花蝴蝶，
跟着它追赶。像小时候
很自然的样子。
玩累了，掏一下耳蜗，
席地而坐。
一只鸟突然站到你肩上
你露出见怪不怪的样子。
一只手摸到另一只手的蚂蚁
像摸到了“无声的宇宙”

冬日物语

■ 战宏 (辽宁)

入冬的北方 寒风与残雪
交流着自己的冷酷
我所珍爱的最后一枚梧桐叶
也从枝头飘落
萎靡的脉络 如母亲的掌纹
清晨的平安大街 苍白 安静
像贫血的妇人 在空旷中思忖
如何挨过冬日的冽凛
我一边在马路上缓缓地飞
一边构思麻雀与电线颤抖的共鸣
是怎样悬于灰色的天幕
我与万物并无不同
安然四季之变迁 接纳鲜花与风雪
在生活索然无味的面包中
找寻那几粒葡萄干、蔓越莓
偶尔会念起深山中的栗子树
有人不动声色地拾走树下的果实
在这个冻结的岁末
可有松鼠翻找空洞的枯叶
在雪地留下细小爪痕

